



决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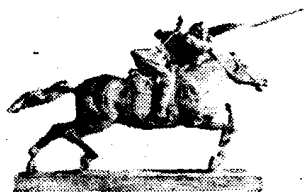
孟 千 苏 茹



2 041 7418 8

决战

孟 千 苏 茹



解放军文艺社 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决 战

孟 千 苏 茹 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（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）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17 $\frac{1}{2}$ ·插页 2·字数 334,000

1981年2月第1版·198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200,000

书号 10137·33 定价 1.35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淮海战役的长篇小说。它通过对我某部钢铁三连在战役各个阶段所经历的追歼、夺路、阻击、围敌、攻坚等战斗生活的描写，不仅较真实地再现了这震惊中外的敌我军事大决战的战斗场景，还较生动地刻画出了战争中的“人”的思想、情感和生活。它不仅着力塑造了于浩、颜柏坚、王虎、陈永祥等连队干部战士质朴可爱的艺术形象，还直接再现了陈毅同志那谈笑风生、指挥若定的军事家风采，它对敌军高级将领的描绘也颇具特色。

小说的语言朴实生动，有较浓的战斗气息。

本书书名由茅盾同志题字

*

封面设计：王 怀 庆

目 次

第 一 章	三人行	1
第 二 章	山雨欲来	25
第 三 章	小毛驴还家	41
第 四 章	两个文化兵	63
第 五 章	向南进军	86
第 六 章	打虎山下	102
第 七 章	风云突变	129
第 八 章	河上勇士	148
第 九 章	荣誉的故事	168
第 十 章	陈总来了	185
第 十 一 章	特殊任务	210
第 十 二 章	支前小曲	232
第 十 三 章	红旗飘飘	255
第 十 四 章	情深意浓	272
第 十 五 章	重 逢	294
第 十 六 章	战线南移	313
第 十 七 章	钢铁阵地	332

第十八章	溃逃图	347
第十九章	迷魂阵	363
第二十章	火线风雪夜	383
第二十一章	活捉“铁甲虫”	401
第二十二章	深入虎穴	420
第二十三章	归心似箭	453
第二十四章	战地新年	476
第二十五章	“投鼠忌器”	497
第二十六章	万马奔腾	509
第二十七章	落 网	528
第二十八章	凯 歌	545

第一章 三 人 行

一九四八年十月，济南战役结束后不久，华东野战军的攻城部队和打援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奉命沿着津浦路两侧向南移动。这些天来，以曲阜为中心的兖州、泗水、邹县、济宁等地区到处驻满了部队。这野战军大移动的气势，正说明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战役即将开始。

眼下已是晚秋季节，在曲阜以西、津浦路两侧，一望无际的原野上，花生、地瓜都收拾完了。村头上，男男女女正忙着切地瓜干；一些少年儿童和青年妇女，用草绳将切得一片片的地瓜干串起来，挂满了柿树。经霜的柿叶都醉红了，那黄橙橙的大柿子，好象亮闪闪的灯笼，挂满了树枝。也有些柿树杈上，叠满了一簇簇皎黄的玉米穗子；太阳出来，金光耀眼，好一幅丰收的秋色图！

这时候，一位年约二十三四岁的解放军战士走出村庄，穿过柿林上了大路，向着曲阜的方向走去。这位年轻的军人，穿一身崭新的棉军装，身上背着一个庞大的背包。他中等个儿，黑黝黝的脸孔略有点消瘦。眉心上不时地聚着眉

结，好象走路也在思考什么问题。他神情沉着、稳静，仪态端方，象一个部队的政治工作干部。他不时地观看着四周的景色：只见蓝天下，大朵大朵的彤云在缓缓地向南移动；在那辽远的地平线上，一道道蓝紫色起伏连绵的泰山余脉，在一望无际的晴空下显得格外清晰。大路上，人民解放军和民工来往不绝：有步行的，有骑马的，有赶车的，有挑担的。一辆辆马车上，满载着崭新的棉被、棉衣和布鞋。骑兵们跃马扬鞭，在大路上往来奔驰；十几辆坦克响着震耳的马达声疾驶过去，扬起一股股烟尘。正在田里收拾给霜打得黑蔫蔫的地瓜蔓的老乡们，看到这新奇的光景，不由地停下来，直起腰杆，一边用手在前额上抹着汗水，一边议论起来：

“嘿！咱解放军有了坦克啦！”

“准是打济南得来的！”

“来了这么多的解放军，看样子要打大仗啦！”

“济南府都解放了，再打啥地方呀？”

“嘿！你没听到解放军唱的歌吗？‘向南进军，向南进军，我们胜利向南进军……’这不就是说，要往南打！”

“我看，准是去打徐州！”

“嗨！你的估计有个八九不离十呀！打开了济南府，活捉了王耀武；再过几天呀，解放大军一包围徐州，那刘峙不也就完蛋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那位年轻的解放军，听着老乡们兴致勃勃的议论，也就不由得顺着这话题思虑起来：济南战役刚刚结束，连休整也

没来得及，部队就迅速南下，来到了曲阜地区。这些天来，纵队和师、团的首长们，都在曲阜城参加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。营、连级的干部们，晚上访贫问苦；白天带领着战士在野外演习水网地区作战战术；同时还忙着补充兵员，调整充实干部，准备各种物资。随军工作队、远征担架队、民工队，都先后从胶东、渤海、鲁西、鲁中开来了。看来，一场新的战役，就要开始了。

这位年轻的解放军，名叫颜柏坚。原是胶东半岛腹地——抗日老根据地昆嵛县人。他的家乡，抗战开始不久，就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当过儿童团长、民兵小队长，后来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培养他，要他到胶东公学学习。就这样，他便成了村里贫雇农第一个上中学的人。他在这个中学里读了两年书，入了党，还当了村妇女识字班的模范教师，在大生产中又当了劳动模范。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在敌我斗争极为复杂残酷的边缘地区做青年工作。今年春天，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，他就带了一批青年干部参了军。来到主力部队以后，一开始在泰山纵队直政处做宣传干事，后来又调到红九团来做组织干事。在团机关板凳还没有坐热，如今，组织上又决定他补任一营三连的政治指导员。现在他正去三连上任。

颜柏坚沿着大路向东走了一阵，看到东南方原野上，屹立着一道高高的城墙，曲阜城就在眼前。只见那里郁郁葱葱，古柏参天，巍峨的黄瓦宫殿，掩映在青葱的林木中间。他猜想，那一定是孔庙的所在地。他听说正在召开的曲阜

会议，就是在那里举行的。他虽然不知道这曲阜会议的具体内容，可他听说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，它将决定华东野战军今后的动向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情又是振奋又是沉重。振奋的是，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胜利形势下，他能够从团的机关调到连队工作，和战士们一起战斗；沉重的是，来到连队能很好完成任务吗？连队工作和在机关里不一样，自己要独当一面，要做好这一百二三十号人的政治思想工作，还要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。所有这一切，对他来说，都是新课题……

颜柏坚想到连队，就想到那即将见面的于连长。临行前，团政治委员蔡华曾经把于连长的为人简单地向他介绍过，蔡政委再三叮嘱他：“老颜呀，党派你到三连去，是经过反复考虑的！你去了，要和于连长一起把连队建设好！于浩同志对党、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；他坚强勇敢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；他质朴、豪爽，对人热情。对上级交下的任务，从来不打折扣。你可以向他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。人，都有个缺点，他的性子有点毛躁，有时候看问题有点简单化。你们应该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……”

颜柏坚回想着政委的嘱咐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恨不得赶快来到三连，马上见到这位将和自己在一起战斗的战友。

走着走着，忽然听到身后“嚓嚓嚓”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他回头一看，是一位矮墩墩的粗壮结实的年轻战士，背着打

得紧梆梆的背包，迈着快步赶上来。这最多只有十七、八岁的年轻战士，粗眉大眼，满脸带着稚气；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朝着自己上下打量着，黑里透红的脸庞上还挂着一层汗珠儿。

“同志，你到哪儿去？”颜柏坚放慢了脚步，笑着问道。

“回连队去。”

“哪个团的？”

“红九团。”

“几连？”

“嘿，你这位同志！打破砂锅——纹（问）到底！问那么仔细干啥？”那年轻战士似乎有点不耐烦，但还是自豪地说：“干脆告诉你吧，钢铁第三连！”

颜柏坚听说他是红九团钢铁第三连的战士，不由得心里一热，故意问道：“钢铁第三连有个于浩，你知道不？”

“那是我们连长！”

颜柏坚亲切地说：“我也是到三连去的，咱们就搭个伴儿走吧。”

那战士又朝着颜柏坚看了几眼，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刚分配来的。”

“噢……”那战士应了一声，操着浓重的鲁南口音说：“你那背包为啥打得这么大？”

颜柏坚笑了笑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那战士又问道：

“你为啥不打裹腿呀？”

“太热了。”颜柏坚笑呵呵地说。

“嫌热？那又为什么把棉裤、棉袄一古脑儿都绑到身上去呢？”

那年轻战士发问的口气和神态，俨然是个老战士向新战士说话似的。颜柏坚没有回答，只是眯着眼格格直笑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端量着这位年轻战士，想从他身上发现什么奇特的东西。

“你这个同志，老是盯着我干啥？要是我的脸皮儿薄，早叫你看羞了。”那年轻战士看看颜柏坚还是不搭话，只是抿着嘴儿笑，嗔怪地说了一句，又接着问，“你是新参军的吧？”

“算是个新战士。今后咱们在一个连队，要多多向你学习了。你参军几年啦？年纪很轻，可象个老战士呀。”

“不算老，出来还不到两年。”

这位路遇的战士，天真活泼，心直口快，可又有些老战士风度。颜柏坚越看越觉得这位年轻战士讨人喜爱，便向前走近几步问道：

“哎呀，咱们拉了半天呱，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呢？”

“我叫王虎。你呢？”

“我姓颜，叫颜柏坚，以后，你就叫我老颜好了。听你的口音，好象是此地人吧？”

王虎抬头向城东望了望，神色有点激动地说：“是啊！来到家乡了。我的家就在城东，离城五十里！”

“家里都有什么人呀？”

“父母双全，还有哥哥、姐姐。”

颜柏坚看到王虎脖颈上露出一圈白白的纱布，便问道：“负过伤吗？”

“济南战役叫炮弹皮啃了几口。”

“伤好了吗？”

王虎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说好了，医生说不好。按照医生的标准，你就别想出院。我软硬一齐来，磨得他们没办法，只好高抬贵手放行了。你想想，眼看要打仗了，大军一开动，把我丢在后方，急不死也憋死了！”

他俩边谈边走，越拉越热乎。谈谈说说，不觉来到曲阜南关。正走着，看到七、八个战士在路南一片野地里驯马。颜柏坚不由得停住了脚步，直着眼睛看起来，还咂着嘴唇羡慕地说：“嘿！马体操驯得真棒啊！”

王虎站在旁边以老战士的口吻指点说：“是啊，你看，要它跑，它就跑；要它卧倒，它不敢站着。”

颜柏坚看着那一匹匹膘肥体壮的骏马，竖着耳朵，瞪着玻璃球似的大眼睛，按照驯马人的口令，表演着各种动作，从心里钦佩那驯马人的本领；又十分惊叹那一匹匹骏马的敏捷和驯良！他被吸引住了，就干脆把背包放下，对王虎说：“咱们休息一会儿再走吧！”王虎看出颜柏坚的心思，也就跟着放下背包，和颜柏坚并着膀儿坐在路边。

刚坐下来，王虎就发现于连长也在那里驯一匹枣红高头大洋马。他高兴得差一点儿蹦起来，但他只动了动身子，以夸耀的口气说：“喂！你看那匹枣红大马，操练得多好啊！”

颜柏坚顺着王虎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看到一位身材魁梧

的驯马人，在那些驯马人中间，驯得特别出色。他喊出的口令又脆快又威严。随着他的呼喊声，那枣红马忽而颠着四蹄、扭着屁股慢跑；忽而跪下前蹄，又一侧身子，躺在地上，抿着两只耳朵，倾听着主人的号令；忽而抬起前身，又一跃而起，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。颜柏坚拍着大腿夸赞说：“好极了，怪不得有人说，马通人性呢！”

王虎笑嘻嘻地咧着一对虎牙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怎么样？看他驯得多棒！那马儿还真有点组织纪律性呢。”

颜柏坚连连点着头赞叹道：“不简单，不简单！”一忽儿，那枣红马又翘着尾巴，“得得得”练起小跑来。随着口令，一会儿向右转，一会儿向左转，动作灵活敏捷，步子跑得又均匀又有节奏；一会儿，又翻起四蹄飞奔起来。跑着跑着又一跃而起，跳过一条八尺多宽的深壕，接着又纵身跨过一堵七、八尺高的泥墙。那骑马人好象贴在马背上，从容不迫，没有半点闪失。颜柏坚不住地赞叹道：“骑得好，骑得好，真是一位好骑手！”

“你知道那骑马人是谁吗？”王虎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敬慕，用炫耀的口吻问。

颜柏坚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王虎哈哈一笑：“你呀，有眼不识泰山，他就是咱们的连长嘛！”

颜柏坚一听，立刻瞪大了眼睛，闪出明亮而惊奇的神采，激情地问道：“他就是于连长？！”

王虎点点头：“对，就是他！”

颜柏坚真没想到，那位英姿勃勃、魁梧高大的驯马人，原来就是于连长！他就要和这样一位英俊的青年指挥员在一起工作、战斗、生活……可是，这位步兵连的连长，为什么到骑兵连驯起马来了！他侧着脸儿问王虎：“于连长怎么驯起马来了？”

这一问，王虎就打开了话匣子。他咂咂嘴唇，津津有味地说：“嘿，你还不晓得哩！咱们于连长当年干过骑兵侦察员，当过侦察排长……那匹枣红大洋马，就是他当年当侦察员时候的‘老战友’哪！嘿！他和这匹马可有交情啦，休整的时候，一得闲，就到骑兵连去看他的‘老战友’。你想想吧，他见了这‘老战友’，还不尽情地骑呀，驯呀……”

王虎看到颜柏坚眯着两眼，听得饶有兴趣，就更加兴致勃勃地说下去：“咳呀，咱们连长骑着快马打枪，百发百中，打得可准哪！听说在抗日战争年代，他当侦察班长的时候，有一次去执行侦察任务，半路上遇到了汉奸队，他坐离雕鞍，大吼一声，朝马屁股抽了几鞭，那枣红马铺开身子就往外冲，他紧紧贴在马背上，擎起马枪，朝着空中的电线‘砰！砰！’两枪，你猜怎么样？那两股电线立刻耷拉下来！他又甩手‘砰！砰！’两枪，把排头的两个敌人送上了西天。其余敌人，惊得目瞪口呆，等到他们清醒过来，咱们的于连长早已跑出老远了……”

“看你说的，神乎其神！”颜柏坚半信半疑地笑笑说。

“你不相信？我一到三连就听人这么说的……”王虎争辩着说。

正在这时，那枣红大马已从远处奔驰过来，眨眼工夫来到跟前。只见于浩一翻身跳下马背，那古铜色的脸上，洋溢着兴奋和喜悦。他牵着马缰正要去遛马，颜柏坚急忙站起来，走上去，热情地伸出手来，微带笑容地自我介绍说：

“于浩同志！我是颜柏坚，到三连报到来啦！”

于浩一听说是颜柏坚，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用严峻而陌生的眼神朝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，这才亮着嗓门高兴地说：

“噢，颜指导员！早就听说你要来，我们天天盼你，想不到在这驯马场上碰上你了！”

颜柏坚的到来，于浩从心里高兴，同时又引起他内心的痛楚。见到新指导员，自然就想到他的老战友马指导员。老马在济南战役中牺牲了，他难过得几天几夜吃不好饭，睡不着觉。老马是和他多年战斗在一起的老同志，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政治指挥员。政治工作做得生动活泼；打起仗来也身先士卒。这样一位好战友和他永别了，他心里怎么能不难过呢！现在，新的指导员来了，他那高兴和悲痛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了。

几天以前，于浩就听营教导员说，到三连来的新指导员是刚调到团政治处不久的组织干事，过去还没见过面。现在，他一看站在面前的新指导员，神态稳重，满脸堆笑，说起话来斯斯文文，和马指导员那种直快爽利的作风大不一样，心里暗暗想道：

“我这急性子看来遇上了慢郎中，能合得来吗？”

“你驯得一手好马，骑艺高超啊！”颜柏坚慢吞吞地夸赞说。

于浩用手梳着马鬃摇摇头说：“不，是马儿好。这是一匹难得的赤兔马！”

于浩一边说着，一边将马缰递给颜柏坚：“来，骑一骑吧，这样的好马，不骑太可惜了。”

颜柏坚立刻推开马缰，诚恳说道：“不，我不会骑！”

于浩哈哈笑道：“你客气什么！”说着，又把马缰递了过来……

“报告！”正在颜柏坚为难的时候，王虎跑过来向于浩行了个军礼，解脱了这种尴尬场面。

于浩一看是王虎，立刻攥住他的手，热烈地摇晃着：“嘿！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“我出院了！”

“伤口好了？”

“伤口不长好，还让我出院？”

于浩用怀疑的眼神看了看王虎，“我不信，你解开扣子给我看看。”

王虎调皮地躲开于浩：“反正我是出院了，看不看都是一样。”他又用惶惑的眼神重新审视着颜柏坚，迷惑不解地问于浩道：“连长，你们早就认识了？……”

“这是新来的颜指导员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……”

颜柏坚笑模悠儿的插嘴说：“我们已经熟悉了。”

王虎一听，原来是新来的指导员，不由得伸了伸舌头，